

成都、简阳警察大阵仗骚扰法轮功学员钟芳琼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成都市警察、简阳市警察、云龙镇政府及派出所警察、社区和村干部二十多人，闯到法轮功学员钟芳琼暂住处非法抄家，几乎什么也没抄到，上级官员临走时命令下级官员：看住她，给她家安摄像头。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左右，“上面”的成都市国保大队、简阳市国保大队和当地的云龙镇政府、派出所、社区、村干部等二十人左右，闯到简阳市云龙镇钟芳琼的暂住地——她弟弟家门口，这帮人给她弟弟打电话。四点钟左右，钟芳琼的弟弟回到家中，一开门，“上面”派来的人就冲进房间非法抄家（未出示任何证件），抄走了一本《转法轮》和打坐用的坐垫。

四点半左右钟芳琼回到家时，“上面”派来的人早已在客厅内等候，不准当地官员进屋，当地官员只能在外站着或马路上行走等候。据悉“上面”派来的那个女人还把镇长和村书记骂了一顿。

钟芳琼一进家门，上面派来的医生就迫不及待地给她体检，体检结果是：不适合打疫苗。就强行的叫钟芳琼在不适合打疫苗的报告单上签字，不然的话就以不配合防疫工作，妨碍公务带走。钟芳琼当时在报告单上签了字并盖了手印。

上面派来的那个女人说：“还有一件事，你把决裂书签了。”并派人马上拿进来，钟芳琼回答：“坚决不签！”并握紧双手。另外两个男人强行将印泥抹到钟芳琼手背的骨头上，再把手背上的印泥涂抹到每张她们早已写好的决裂书上。那女人说：“好了，你现在已经决裂了，已不是法轮功的人了。”遂匆忙离开。其中一男人还

说：“快点，好走下一家。”临走时，那个女人向门外当地官员说：“你们把她看紧点，在门口给她安一个摄像头。”

九月二十七日早上，村队长就去给钟芳琼照像。

九月二十八日早上，村队长又去照像。中午村综治办的女人又去照像，下午村书记又打电话。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村书记张虎又打电话，中午便在钟芳琼的弟弟家门口安了摄像头。村书记张虎对钟芳琼说：“现在摄像头安好了，我们每天也不来给你照像了，你每天早、中、晚就站在门外的石梯上就行了，我们还要给成都发视频。”钟芳琼对张虎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只归大法管，谁也不配管。”

九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多钟，村书记张虎又打电话问钟芳琼在不在家，要求钟芳琼站在门外的石梯上。钟芳琼说：“不可能，我这样做是为你好。”

十月一日上午，村队长央求钟芳琼的弟弟把钟芳琼在家的照片发一张过去，应付交差。钟芳琼的弟弟只好答应他，说就只有这一次，还是看在亲戚的份上。

钟芳琼，现年约五十六、七岁，原运输专业户。她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先天性血管瘤，一九九五年手术后病情加重，一九九七年经四川医学院三十多位专家会诊一致确认为世界疑难病症，并表示目前国际上尚无有效治疗方法。一九九七年底，她出现阵发性严重脑缺血，长期与药为伴，脸上还有大面积深度蝴蝶斑。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钟芳琼开始修炼法轮功，奇迹出现了：一星期内，她脸上的斑纹全部消失；两个月内，血管瘤、脑缺血全部痊

愈。钟芳琼在大法中获得新生。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钟芳琼坚定真善忍信仰，无数次遭到中共绑架，无数次被劫持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监禁，遭到难以描述的酷刑折磨。二零零七年，她再次被绑架，遭刑讯逼供，后被非法判刑七年。

这次钟芳琼到弟弟家暂住的一年多以来，成都、简阳市、云龙镇派出所的警察和云龙镇政府人员每月都要去骚扰她一次，鱼荐社区人员不定期去查看、骚扰她。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鱼荐社区的张述文还开车跟踪钟芳琼。◇



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画面：“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完整。王进东身后，一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来晃去等待拍摄，等王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到王的头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四川省遂宁市谭晓容和刘晓莉近期遭警察骚扰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前，遂宁地区疫情严重，九月二十日晚上零点，实施封城，只有交警的巡逻车、特警车在各小区外面跑来跑去的。每天早上五点钟，社区人员就拿着喇叭在小区喊“做核酸”。然而，就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高新区保升派出所警察仍然到法轮功学员谭晓容、刘晓莉家骚扰。

九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一点多，谭晓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谭晓容友好地问对方：“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一个男的回答：“我是社区的，你是谭晓容吗？”谭晓容答：“我是，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对方说：“就是想问你做核酸没有？”谭晓容回答：“谢谢你关心，我每天都做了核酸的。”对方又问：“你现在在家没有？你住的是某栋某单元四楼二号，是吧？”

谭晓容一听，马上明白了对方的身份，知道是投石探路，问道：“你到底是谁？”对方回答还是说是社区的，还再一次问谭晓容现在是否在家。谭晓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话：“到处都封的这么重，我家五、六个人吃饭，家里没菜都不准出去买，不在家，还能飞出去？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还把精力用在我们身上，我没有做坏事，就是做一个好人。”

十二点半左右，保升派出所四个警察伙同社区人员舒容（音）到谭晓容家敲门。谭晓容问：“是哪个在敲门？”舒容回答：“我是社区的，你把门打开，我们找你有点事。”谭晓容说：“有什么事你就说，我听的见。”这时一个男的说：“你把打开，我们看你一下就走。”谭晓容说：“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要你看？”那人说：“我们是高新区保升派出所的。”

谭晓容说：“不管你是派出所的、还是社区的，我今天就不给



你们开门，这么大的瘟疫，你们把老百姓全部封在家里，菜都不让出去买，叫人不要扎堆，不让人聚集。你们却打着抗疫的幌子私闯民宅，你们不是在传播病毒，放毒吗？你们这是在扰民，你们的行为真是不可理喻，让人无法理解。你们打着执法者的幌子，却在知法犯法……你们今天的行为就是越权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了，我有权利控告和投诉你们。”整个过程他们都静静的听着。

一个警察说：“好吧，疫情期间，我理解你的心情，只要你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那我们就走了。”

这时，谭晓容突然打开防盗门，几个警察一惊，谭晓容警告他们不许照像。为首那个警察说：“不照不照。”又说：“谭姐，你吃了饭没有？”谭晓容答：“吃了。”那个警察说：“我们还没吃饭呢。”

谭晓容说：“你们饭都顾不上吃，就到我家来骚扰，你说你们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做坏事？”警察答：“是在做好事。”

谭晓容说：“你们是在做坏事、是在做大坏事。请问贵姓？”警察答：“姓雷。”谭晓容顺手拿起挂在他胸前的工作证，说：“你叫雷明。”答：“是。”谭晓容又念着雷明的警号，雷明又帮着念。谭晓容说记不住，得拿笔抄下来。雷明说：“你就拿笔记吧。”

谭晓容退回屋，顺手关上门，拿着笔和平时手抄的法律条款，打开门，将站在雷明背后警察的名字记上，再记他的警号，那个警察侧过身去，说：“警号就别记了。”谭

晓容又将侧边两个警察的警号迅速记下来。谭晓容说，我记下你们的名字和警号就是要留下历史的见证，不管你们今天做的好事、坏事，将来都要承担的。

这时，谭晓容发现一个警察站在阶梯上录像，就立刻制止，“不许偷拍照像，肖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侵犯我的肖像权，我要投诉你。”谭晓容就拿着法律条款念给他们听，雷明拿过谭晓容手里的法律条款，翻了一会，又递给她，说，你念吧，我们听着。

这时，雷明看到谭晓容的亲家门开着（注：两家门挨门），她亲家的儿媳正在门边拿东西，雷明走到她亲家屋里。谭晓容说：“你们骚扰了我还不够，怎么又骚扰到我邻居家去了？”雷明对她亲家的儿媳说：“我知道你们是亲戚，你劝劝你的这位亲戚，叫她不要炼法轮功了，再顽固不化，三代人都当不了兵，考不了公务员，影响三代人的前途。”亲家的儿媳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听你这些。”

谭晓容说：“信仰是自由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公通字（2000）39号】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雷明说：“我要你出示你的核酸证明。”谭晓容说：“那我也要你们出示你们的核酸证明，你要我的核酸证明，你自己到做核酸那去查。”这些警察无言以对，悻悻地走了。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多钟，保升派出所两个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刘晓莉家敲门，刘晓莉打开门，给他们讲真相，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好好保重。”警察回答：“保重保重。”就走了。

骚扰谭晓容电话 17790339393

骚扰谭晓容的四人名字及警号：所长雷明 警号 F036793；警察郭金彬（兵） 警号 F090110；警察江恒 警号 F09099；还有一不知姓名警察 警号 F09113 ◇